

越南文獻

下集

天南

N 40

版

越南文獻

署
行尸

李文雄編撰

越南文獻題詞

四千年文獻國魂，巍峨聖德，郁郁洋洋傳大典
三十兆雄鴻民族，轟烈武功，桓桓赫赫述名山

下集總目錄

- | | |
|------------|-----------|
| 華僑先營史 | 阮朝華裔重臣 |
| 阮朝山葉 | 經綸學術諸賢 |
| 百年光復記 | 殉難人物 |
| 平西五虎將 | 河城三忠烈 |
| 文紳勤王 | 維新風潮 |
| 革命烈士 | 開智興國 |
| 閩閭英才錄 | 越南疆域建設沿革考 |
| 阮朝保護東邊二邦文獻 | 錦繡山河錄 |
| 祚聖祠廟古蹟錄 | 華宗佛教 |
| 華裔會館團體 | |

敬謝梅書傳國務卿頒授文教鼠星勳章

斯文浩蕩符長青

斐旛鵠氣奮海溟

元老壯猷機壽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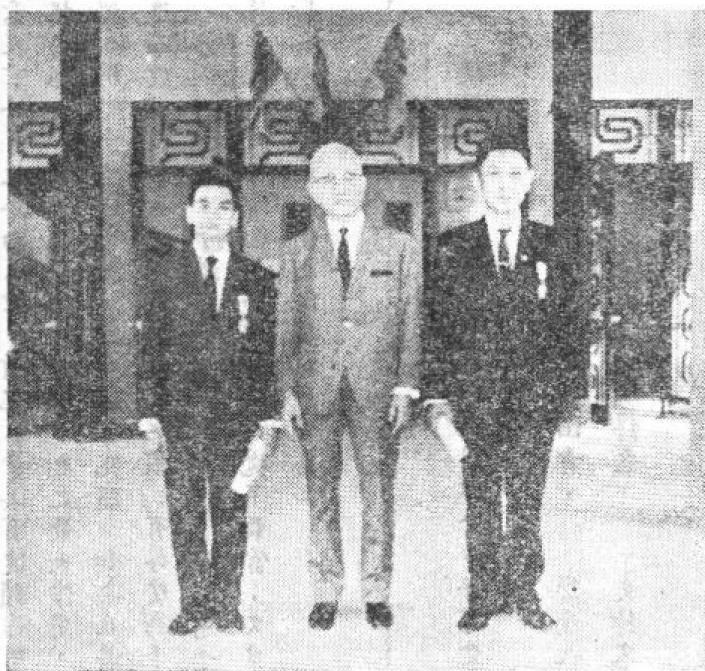
普門博學邃傳經

天人一體通玄秘

行止從心法象形

特青榮譽肩大道

凌霜早訊發前庭



卿務國傳書梅：者立中

授教然瀟崔：者立左 授教雄文李：者立右

館省圖立於龍君能石館日六十二月四年二七九一

出版語

夫宇宙茫茫，天人一體，浩然靈氣，毓秀山河，不生不滅，無始無終也。是故古之人，或與我有緣，過往事，常與我有份。旌其名，爲天地立心，紀其事，爲生民立命，此盛德大業也。蓋士生於世，行宗堯舜，志在春秋，顧亭林郡書，鄭思肖心史，竊恆慕焉！越南，余第二故鄉也，同文同種，故瑟鼓琴；吾愛越南，情猶祖國。嘗覽前朝史迹，至迴腸盪魄處，不禁淚灑英雄，痛哭古人。越世比鄰，隔代相憐，蓋早種前因矣。乃毅然集萬卷之大成，編撰文献，冀策應玄機，匡扶王道。書以時間人物爲經，環境事跡爲緯，稽考來龍去脈，分析歸納，薈萃各片段史，綜合系統化。

取材首重三不朽功業與國家民族有偉大貢獻之人物。舉凡道德文章、英雄烈士、閨閣英才、軒昂磊落者，不論地位，俱予平等介等。其艱難顛蹶，心存社稷者，雖失敗亦不厭求詳。至若含冤飲恨，俱予清白翻案。尤以百年來被誣叛亂，暴動名詞，加諸愛國志士者，一律更正，標表旌揚。庶幾重振彝常，爲世矜式。

本書乃集千年來聖賢萬卷著述之大成，不敢掠美，故自命「編撰」。所記神聖錄，希以誠信聖潔心情讀之，自悟玄旨。

文獻價值貴乎存真，本書資料從古文筆法，褒貶允中，意在言外，效率由舊章。所紀各章俱有連鎖作用，間有偏僻越南典故，非博覽全書不爲功。史之最大作用，爲供後人借鑑。所紀中越邦交史，足徵德音孔昭，和樂且湛之寶貴處，進而敦睦團結，共躋博愛大同之域，有厚望焉！

或問余曰：子編是書，豈伊尹、周公之志乎？謹莊重啟答：此匹夫之責也！一言興邦，愧不就當；文章報國，幸於斯矣！壬子元旦南史氏盥謁於龍齋。

敬謝西堤、芹苴、美施鵝山同鄉會多年厚愛

一：泱泱北望故山青，響憂長天應鶴鳴。
慷慨羣公多錫惠，支持文教志成城。

二：深情桑梓報西都，化育菁莪策偉圖。
大業方興廢奮起，欣看義舉德不孤。

三：美滿鄉情日益親，拖江源遠會嘉賓。
鶴鳴聲振天南美，山屹巍峨祝合羣。

VIỆT - NAM VĂN - HIỂN

越 南 文 獻

編撰：李文雄 校訂：崔瀟然 助筆：李錦明 李錦成

Giấy phép số 219 BTT/NHK/PHNT Saigon 16.1.1971

Giá mỗi bộ : quyền thương, quyền hạ 5.000\$

總代理：堤岸新華書局 定價上下集全套 5.000\$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初版

通訊處：越南西貢和平市區阮黃德街一五〇之五號

Trường CHÂN - TRUNG

Số 150/5, đường Nguyễn - huỳnh - Đức Quận 5 SAIGON

作者履歷：



嶺南師儒芳玉材先生薪傳弟子
編著中越文化研究書籍四十種
瑞士日內瓦國際儒教學會名譽會員
榮獲該會頒贈東方漢學教授學位
越南國家教育部長鑒定越文教授學位
越南文化部頒贈第二級文化佩星
文化部聘任漢學顧問
文化部典制文字委員會委員
西貢文科大學漢學教授
芹苴文科大學漢學教授
振中高級中學校長

歷任：亞洲文化研究聯絡會顧問
越南國立生語學院華語系教授
西貢電台越語教授
慧嚴佛學院華語教授

筆名：龍齊主 南文氏 天涯客 嶺表書生 非池子
南海 神龍 士傑 萬里 雄風
振中 寅趙 壴立德 道號：祐良

越南文獻

編撰：李文雄
校訂：崔瀟然

綿綿瓜瓞，福祿如茨。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民之攸歸，聿來胥宇。維周之積，濟濟多士！
長發其祥，永錫爾極。竹苞松茂，時萬時億。
築室於茲，席相好矣！如兄如弟，振振君子。

右集詩經句，爲華越兄弟一家親切頌。

初期的華僑

自唐虞三代之際，中越兩國已發生密切關係。堯命羲叔宅南交。湖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孔子有乘桴遐想。莊叟有道遼壯遊。而齊楚吳越濱海諸國商賈，早作寰瀛通媒介。

秦漢之際所有毒冒（玳瑁）、翠羽、犀角、象牙、沉香、珊瑚、香料等海外之貨，都以交廣爲集散市場。晉代石崇使客航海致富，珍寶奇異，皆殊方異國所得。而當時「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搜神記」諸作，迭有南裔之紀。唐宋設市舶司，管航海通商事務。各舟舶司航之千里眼，順風耳，概爲崑崙奴（爪哇）。而崑崙奴購謀之集中市場，即今日越南之崑山島 DÀO CÔN LUÂN : CÔN - SON 也。

交州最初之海外市場曰雲屯庄，由葫蘆島、棋盤島、(DÀO CÁI BẦU. ĐÀO CÁI BÀU) 構成。李陳屬海東鎮，黎

時爲安邦鎮，阮時置爲廣安鎮堯封縣雲海總。其開埠遠在第十一世紀李朝時代，繁榮直至第十六世紀末。明總兵鄧鑑所繪交州圖說尚紀其地。埠初名雲屯州，欽廉交廣諸商客，歲以時集互作貿易。至李英宗大定十年（一一四九年，即紹興十九年）己巳春二月以爪哇、暹羅諸國商船多聚海東，乃於海島立庄以居之，名雲屯庄，俾裕稅收。陳朝黎朝因之。

十七世紀初葉，阮鄭南北分爭，樹對抗局面。各羅致人才，招商賈，開採銅鐵礦產，購買琉璃、石硝、火藥原料，以充軍備。北方開獻鋪於興安之華陽鎮來朝鋪，漸而京北（北京）機舍鋪，京都河口坊。據皇越地輿誌載：當時廣安海外洪潭州商舶湊集。安興縣瓊樓社置淬司安良巡，爲征收正稅之所。而安快、安農、明益、萬春、番州、安土、南山、海浪、錦普、安樂、橘魚各社，均有客商經營土產、禹餘糧、雜木等賦稅。

在管理上，見欽定越史紀載條文云：黎熙宗正和十七年，嚴飭北人來寓者，一遵國俗。時以滿洲着剃髮短衣，宋明衣冠禮俗爲之蕩然。北商往來日久，南人有效之者，乃嚴飭禁居者，言語衣服一遵國俗。寓商無熟識人經引，不得擅入都城。沿邊之民亦不得效其聲音衣服，違者罪之。

永慶二年（一七三零年）增流寓庸調。凡僑寓客戶與雜

流者（僧道）如財產豐足，須要捐納，而免征徭。

黎景興二十五年（一七六四年）申禁北商不得雜處。先

是北商投來販賣，止令於安廣鎮之雪色州，萬寧州及乂安鎮之瓊留縣芹海，宜春縣會統，興元縣潮口各社居住，不得與民雜處。時萬寧民多流亡，或有乘虛占窩，及多於永代汎口開張鋪店。於是今鎮官飭所在，押送出境，仍舊區別之。

景興二十八年（一七六七年）以上游白通州，野江等金銀礦場及山林桂皮業，原委由本國化之韋姓僕人開採課稅。旋以場廠盛開，監當官多集清人採之，於是廠傭夫至以萬計。例如太原送星廠，其中多潮州，韶州人，以張吉二姓最衆。或有爭鑄口致相攻者。太原督同引裴士運陳言：凡無官給身照者，勒還。若願留者則聽留髮變服，為本國編戶。以絕爭端。鄭主從之。

當時中原人才大量南流，福建人蔡沖正、蔡學珠、鍾正岩、林朝奇等客寓菩提營，俱獲慶燕伯都御史范公著特別禮遇。而唐代節度使武渾之後裔，寓居海陽者，科舉文學最為顯達。至今武族蕃衍，與阮、黎、陳、李、潘、范、丁、胡、吳、林、鄭、葉、謝、文等，同列越南各大姓氏。

南方阮主開闢會安鋪，華商建築各會館及文聖廟。日本商建石猴橋，題以安乘利涉牌匾。漸而擴展商業區達至峴港市東部，名曰日本町。其後幕府頒行海禁，日商始不復至。此外洋販有波斯、印度、爪哇、阿拉伯及西歐諸國。荷蘭助

鄭主，西班牙助阮主，製造銳礮、戰船。以權利關係，互處敵對態度。

歷代阮主特別垂青華僑。閩商魏九官與阮福淵國主為密友。迨轉長崎經商，猶貸予千金無吝色。大儒朱舜水流寫會安市十三年，阮主追徵不仕，以禮遣去。朱先生在日本講學，年八十二壽終。海南處士吳世璘，字元瑾，號愛竹齋，寫富春京，常與公卿遊。吳氏八世孫以竹標誌為國華，蓋有由也。此際屬義之秋槎市、新洲歸仁市、慶和之寧和市、芽莊市俱成商埠，鄭懷德之父鄭慶以捐納任安場之該收，遷任歸仁、歸化、把耕三市場稅務。

其南越方面之開闢，可謂最得力於華僑。一六七九年明將陳上川、陳安平開發邊和；楊彥迪，黃進開發美湫。一七〇八年莫政開發河仙、堅江、鎮江（芹苴）鎮夷（蓄臻、薄寮）龍川（金甌）芹湧（貢不）富國島七社。至一七五三年南越全境奠定版圖。一七七五年阮睿宗南幸，駐蹕嘉定，藩鎮營，邊和大鋪洲華僑相率營商於柴棍（堤岸西貢總稱）一七八八年阮福映王攝國政，朱批嘉定全境，領轄鎮邊、藩鎮、永清、鎮定四營，及河仙鎮。中興二十餘年間以嘉定鎮為興復地，兵民財力皆由此出，至一八〇二年統一全越。

阮朝的華僑

嘉隆皇走國與復國期間，得嘉定鎮華僑協助，開墾開土，發展資源，充裕經濟，管理行政，辦理對外外交。體念勤

績，阮王極注意華僑問題，而予以合法居留。歷年頒佈法令如下：

嘉隆二年（一八零三年）春正月勅令北城統鎮阮文城申定：所在有北客及州土人寄寓，並以實開（呈報）冬十一月設桂戶於州都府（清華鎮壽春府）時清都啟奏：開榔、蠶州、琅政、壽春地方，有佳桂二十四株。仍命降臣朝太（黎王子黎維達，封太尉達郡公，鎮清華奉黎陵廟）監守。給空名勅二百道，俾北客取桂（此空位用以填北客姓名籍貫）半入公稅，半供催錢。取桂法：於樹下四圍開土，積火灸之。去自人胸以下者不取。其上削墨平正，以刀割之。今汁枯取陰乾。肉桂向東者為上號，西南為中號，北為下號。又曰：開榔桂紋細而線直者最佳。琅政、蠶州、壽春產次之。葵州、廣南紋粗者又次之。

嘉隆三年春三月免嘉定明香人徭役。五年秋頒真臘通行印。凡臘民與清商由巴忒海口出入通商，鎮夷汎守（蓄臻）驗船牌有印信者放之行，仍免其稅。

當時嘉定明香人極有信用，嘉隆九年春七月（一八一零年）命張寶善、呂有定等齎白金二萬貫往廣東採買貨項。同時並鼓勵對華貿易，凡嘉定採購清貨者准以其值，扣商稅。清河、會安二舖清商每年以三四月還國。其願留或他往販鬻者，須由地保具結，由所在官給憑證。向例清商買本國貨項如犀角、象牙類，征稅二十分之一。買鐵木者征十分之一。

九年，阮文誠建議，復開聚隆銅礦，鑄錢以裕國用。並招頒各閩津州司，照貨量征，毋得過取。時華商已有分帮組織。嘉隆九年冬十一月命廣東幫長何達和雇廣東瓦匠三人來京。今於隆壽崗庫上設責琉璃瓦，分青黃綠各色。使越南工匠學製如意徵，募工立鐵場隊。歲輸鐵稅每人五十斤。又以興化宣光之香山洞、板永洞、安富洞、渭上峒等金沙礦、硫磺礦等連年無人開採。准北城官奏免稅項，招華商獎勵開發。

嘉隆十年詔所在機察唐客（北客）住寓者，亦謂明鄉。係有商販住來，須領章跡憑批。

時華商經營已遍及山西、山南、山南下、京北、海陽等內五鎮，戶部分在五鎮之程舍、冷池、萬寧、芹驛、純美五個主要埠頭各置正巡司，管理商務。其征稅範圍，上自錦緞，下至蘆林，據價值四十分收一。今同欽定價以五年一次開墳。外六鎮諒山、高平、宣光、太原、廣安、興化之近中國邊疆者，辦法亦如之。北城河內華商日衆，集為明香客寓（嘉隆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晚，嘗發生一次大火）。

舊制：歲底許客商對價，納戶部先徵半分，許為該徵。其後或有苛索流弊。嘉隆十一年秋七月初六日詔戶部較正巡司條例公同欽定云：巡司之設所以通商利民，崇本抑末。而向往之法，經依常例，據四十分收一以為平準。但貨價未經較定，巡司權利其贏餘，往往抬價浮收，多為商賈之病。今

照巡司商議，所開物貨較正，並列現行條例頒行。俾物有常價，巡司不得任意苛索，以寬商旅。倘或掩匿編本，倍價橫征，許商人赴訴所在地方官，拿問治罪，以免弊端。

當日主要之納稅品，為廣貨之白布、烏布、絲綢、紗綢

、銅鐵器、硫磺、硝酸、帆帶、油料、果品、食物、雜貨……等。而越南礦產規定官賣。嘉慶十年七月廿六日詔官礦產價，畧曰：銅鉛鑄錢以利用也。苟無定制，則商賈居奇，財源易壅。仍定紅銅塊百斤價三十五貫。白鉛百斤二十五貫。

黑鉛百斤十貫，白錫百斤二十四貫。又以明年正月鑄七分錢。禁商船私相賣買。凡與官賣者免其稅。

十三年夏六月，委北城清商謝朋周、周泗記以銀一萬兩往廣東採買貨項。

十四年夏四月，詔准明香人潘嘉成爲北城該鋪，監徵清人寓居屋稅，歲輸銀一千五百兩。

優待華僑

嘉慶十三年（一八一四年）諭定華商每人歲納稅兩足綿布或值六十貫錢之生鐵。明命十五年（一八二四年）改爲有資產者年納稅銀二兩。無產者一兩。華裔而越母者准入明鄉籍。但不能回祖國，剃髮結辮。明鄉籍享有不須當兵，徭役，納半數身稅之優待，可以應試出仕，政治上與越人平等。明鄉社長之職守與越人社長同。五年立一次冊簿，具報人口稅務。刑律上，明鄉人與越人同。

同年諭准華商分幫自行管理。以語言習慣劃分廣肇、福建、潮州、海南四幫（其後增客家幫併江南、江北客家），各幫設正副幫長，由幫民公議選舉。幫長負責一切對內對外稅務。其本人享免稅優待。具社會特殊地位。

每年十月幫長須具報幫中稅務，其稅項分三種：甲，年六十以上者爲老鏡，免稅。乙，六十以下而有資產者納全稅。丙，無資產者半稅。新客到埠居住未及三年者，亦優待半稅。

時黎文悅公座鎮嘉定，境宇昇平，華商獲合理蔭庇，移民額逐年劇增，且踴躍參加地方上行政建設。一八一九年開浚安通河床，導通西貢與堤岸間水道。工竣，御賜名中國河。一八二〇年修築完成西貢往金邊公路。由於貿易額擴大範圍，須施予統制。明命十年（一八二九年）諭令：除穀米外，其他土產品禁止出口。頒行節制消耗令。限制華商入口額。各船員登陸須要呈報。短期居留者不能娶越婦。

紹治元年（一八四一年）恩准明鄉生員，減免半稅。免其兵役、徭役。華僑稅務准以錢幣納稅。官價規定九貫錢（每貫吊錢合二千文）值白銀一兩。紹治二年（一八四二年）准明鄉人有五人以上者，得在居住之市鄉裏，自組明鄉社。另造冊籍呈報。以區別清商。

嗣德十一年（一八五八年諭令：凡清人犯罪者，刑律與越人同。刑滿出獄，解回原籍。

由此觀之，明鄉人在服務上優待於越人，納稅上優待於華人。誠天之驕子。名臣鄭儼德、吳仁靜、潘清蘭、范富庶、林維浹、陳踐誠等俱輔弼棟樑。御賜嘉威明鄉會館一淳樸，可風一四字，非偶然也，之後土產品漸裕，故寬出口限制。每年出口額平均為白米一萬二千噸，棉花一千二百噸，蔗糖四百噸，香料一百二十噸。蜂蜡二十噸，象牙，玳瑁，海參，乾魚，海鹽，鐵礦亦有大量額。

朱舜水孤忠存大節

一六二八年明崇禎鼎湖仙去，中原板蕩，南朝偏安，不鮮高瞻遠矚之孤臣，流亡海外，同懷丹心，圖復匡復。其中朱舜水先生流亡越南十三年，日本十二年。於丁酉歲（一六六七年）皓首他鄉，奉召義不拜王，浩氣節烈，至足景仰。

阮福調太宗賢王時期（一六四八—一六八七）國號廣南，莫都富春。與北方鄭主爭衡，南北交兵四十五載。王下詔徵召人才，匡扶社稷。聞會安鋪有朱之瑜先生，即於丁酉正月廿九日檄取，二月初三晚促駕。先生自報履歷謂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臣節倣闇，不足申禮，故不拜王。

會安府官，該轄官等據章奏聞，阮賢王赫然震怒，初八日催發沿外營沙港口上京。初十日殿見，朱先生長揖不拜。

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將相文武謂瑜挾勢欺凌，誓必殺以洩憤。先生矢志殉節，靜待死訊，友僚東官，羣相勸勉，而漠然也。漏留間王送遺文官問難。既知先生學問淵博，敬禮有加，詔令仕於南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之句。先生懇切陳詞繡繆明志。三月二十日國王致書再徵。書曰：蓋聞聖哲，必因時以建功，賢智貴正名而戡亂。乘機覲會，況釜同袍。慨然遭蒙不造，以致遺國多難。先王之家子，幽之於別宮。姦賊之宗盟，寵之以重任。牛骨五具，蜜水一盃，豈在今而罔恤。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某官，胸羅今古，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草露布。文事則雍容儀象，武備則首足兼美。真命世之達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丘墟，民人塗炭。偽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人。即或守雌而伏，自當情為爲雄。乃者審敵觀變，似圖一舉百全。此得秘函，不禁手顙。知某慄慄為國切切勤王，國祚靈長，臣民胥慶。梁國反閩爲唐，汾陽滅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勤東興師，矢公非富。幸羣工之協贊，勵車士而同化。與乎能行，無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靖彼魑魅之卧榻，完茲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財力。分卒某安內攘外，禦敵防此則失彼。虜聚目中，成功指顧。使斯常銘翼輔之勳，乾坤正惠義之氣。列土分茅，錫圭其幽。

。光榮增於祖考，福澤流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

男子之愉快哉。倥偬軍務，草率誠面。會晤非適，贍言有日。

陳詞懇切，仰仗慈憲。然臣節攸間，先生之心終如鐵石。

雙方相持凡百日，感於貞烈義勇，深不可犯，遂告道去。四

月廿一日致書辭別國王，北航欲就魯王。因舟山羣島失陷而絕途。乃東渡日本，獲長崎藩主源光國尊以師禮，講學以終。年八十三。（明萬曆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時生，壬戌四月十七日無病奄逝。即公元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年）卜葬長崎。門人源光國、安東守約、安東覺等搜集遺著，編印朱弁水全集行世。余有詩讚云：

萬里孤臣九死餘，
天南飄泊寄微艤。
頭顱一擲誠何惜，
大節攸間正氣舒。

明鄉會館

據鄭懷德良齋詩集註：勝才侯陳上川公，廣東高州府吳川縣人，職大明高、雷、廉三州總兵。明亡兵敗，遂携門眷兵弁，乘船南投。朝命隸嘉定閫帥，拓土立功。卒贈輔國都督。春秋二祭。

大南實錄前編載：己未夏四月（一六七九）明將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龍門港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領兵弁門眷三千餘人，駕戰船五十餘艘投思容（香江南支）沈裏（峴港）二港口，奏稱大明遺臣，義不降清，南投請為編民。督王因導時機，差命犒勞嘉獎，准帶原職銜，

位東浦、農耐，拓達効力。並命阮文貞、阮文昭開諭真臘王匿據、匿秋告以無外。陳等諸聞謝恩，南航并除海門，駐紫於同春河盤磧（邊和市）關地盤荒，開鋪立市；楊等入雷髮大小海門，駐於美拖，築也建舖。

嘉定通志載：己未三十二年（黎熙宗永治四年，清康熙十八年）夏四月，大明國廣東鎮守龍門水陸等處地方總兵官陳勝才、副將陳安平等，卒領兵弁門眷三千餘人，載船五十餘艘，授來原地思容、沈裏，奏報稱：大明國遣播臣，為國矢忠，力盡勢窮，明祚告終，不肯臣事滿清。南來投誠，願為臣僕。時以北河屢煽，而彼兵遠來，情偽未明。況又異服殊音，猝難任使。然他窮逼奔投，忠節欵陳，義不應絕。且高棉國東浦（嘉定古之別名）地方沃野千里，朝廷未暇經理。不如因彼之力，委之開地以居。斯一舉而三得矣，是命犒勞嘉獎，仍准依原帶職銜，封授官爵。今往農耐以居，拓土効力。並開諭高麗國王知之，以示無外。陳揚等聞謝恩，奉旨進行。龍門將楊等兵弁、船艘、駁進吹臘（雷臘）大小海門。駐紮於美拖。高、雷、廉三州將陳等兵弁、船艘，駁進芹除海門，駐紮於同尼處盤磧地方（今在邊和鎮蒞所），開地開荒，構立鋪市，商賈交通。唐、西洋、日本、闊已，商舶湊集。中華文風，已漸漬染。蔚然暢於東浦矣。

十年後，一九八八年戊辰夏六月黃進謀反，殺主將楊彥迪。移屯岑瀝（美萩建登縣金山村），做戰船，鑄大砲，據

險逼絕商旅，並與匿秋聯絡。警訊，朝擬派阮勝龍往勦。而隊長張添祿力爭，謂其勇少萬龍老於經驗，能勝大敵。冬十月，命泰康營副將萬龍侯爲統率，阮勝龍、阮新禮爲左右衛陣，渭川侯阮文渭爲參謀南征，委以開邊策畧。陳上川總兵自同尼會師，聲張進勦，燬破寨營，黃進敗走而死。遂下令招撫，曾從罔治。陳將軍兼營龍門兵弁，自爲先鋒，溯前江西上，破鐵壘，焚斷橫江鐵索，進追南榮城，匿秋驚懼退守奉龍汎（KAMPONG LUÔNG 河良市距金邊西北九十公里）遣女說客占律（遜律）爲使求成。賄以金銀、象牙，作緩兵之計。萬龍輕信，回師牛渚，等待輸誠。遠延日久，勝龍屢諫不聽，以事奏於朝。

踰年時疫厲行，士卒多有病故。諸將校聯名劾奏；逗留失誤軍機狀。朝議免萬龍爲庶人，渭川爲臣更。己巳（一七八九）冬顯宗命該奇豪良侯阮有豪爲統率，和信爲參謀，曜德爲視戰，勝山爲先鋒，選富安、泰康、平順三營精兵進討。翌年春該隊阮勝權薄南榮堡，以輕進被襲。該奇阮勝山趕往營救，鏖戰大捷。以事奏聞。匿秋又命遜律賄禮求和，阮勝山揮軍迎進，匿秋出降，全境悉平。有豪回師，陞廣平營掌奇。厥後匿秋、匿嫩相繼歿，朝命封其弟翁潘 ONG YEW MANG 为王，都羅壁城。

一七一五年陳將軍來越已三十六秋，年老逝世。欽贈輔國都督將軍勝才侯，加封威嚴昭勇顯靈陳公上等神。營葬於

新洞郡鷹揚阜上。邊和人士奉爲福神，立廟於邊和市新都江濱。聯云：

廣譽著禁門，大小三元千古重；
肇煙崇越海，馨香四季萬年昌。

新宇森嚴，聖蹟永存萬古；

鄰江旋繞，威風久著千秋。

大鋪洲富和社，美麗邑，青龍寺供奉將軍金像，廟額題恩威流布。聯云：和平有象誠能格；大造無私德是親。

平陽縣從政村昔亦建祠（今陳留郡府），昔鄭懷德過此題詩云：

國破臣心不二操，陳家一葉濟風濤。

遠窮寧作累南鳥，命蹇空懷伐北刀；

鐵壘至今寒臘魄，崖州從此絕明旄。

行人亦有英雄淚，爲向祠前酒一澆。

一七八八年堤岸明鄉會館成立，祀明帝：龍飛、祥麟、瑞鳳三位，殿後祀陳將軍及阮有鏡公。中聯云：

恥作北朝臣，綱常鄭重；

寧爲南國客，竹帛昭垂。

定策侯陳大定

陳子大定，娶河仙莫天錫之妹，襲父職爲龍門總兵，積功封定策侯。至肅宗六年己酉（一七三〇）遭權奸所陷冤死獄中。緣當時有哀牢叛將訖卒，聯結真臘匿淹匿他父子，入寇嘉定。該奇達成拒戰於栗江陣亡。大定率龍門軍迎擊於芙蓉（嘉定外圍：矩支、旭門、巴點一帶）大破之。沿光化（盈

益）推進，迫抵山逋府（SAMBOUR，桔井省三波府）匿淹致書請成，並保證逮捕禍首詫卒。大定諮詢意見。統率張福永不肯，決定追擊。匿淹等竄入深山。時秋霖障途，師老無功。

○張下令撤退，匿淹復回虹南（巴南江口），翌年正月，福永與大定再往勦，匿淹復流竄。福永先自撤兵，交大定負責善後。大定勒撫兼施，恩威並濟。秋八月匿淹父子信服，擒獻渠魁，並自縛詣轅門請罪。

大屬平定，政權仍交與匿淹父子擔任。大定凱還嘉定。詎霖嘯一聲，汗馬功勞，竟成冤孽。緣朝廷方面，以連年征伐，耗糜軍費。降諭嚴責。福永把過失謾諸大定身上，謂其逡巡不進，坐失機宜。受賄容縱，陰謀不軌，繕成奏本寄上。大定既回，張命令於翌日集會，追究指揮失宜之罪。大定自忖彼存心陰詐，勢必嚴刑追供，造成鐵案，則令冤莫白。左右思量，惟有殿謁冀可伸冤。於是揮淚拋妻棄子，只帶幾名親信，夤夜駕扁舟出海。越三日夜已過肇山。族弟陳晟獻議逕返祖國猶勝受權奸魚肉。但大定糾正謂：吾父上川公獲阮朝厚恩，曾署券載在金冊：阮為王，陳為將，世世不忘。

丹書猶在，家族何等榮寵。今為一違將蒙蔽朝廷，而我等不伸冤屈，以分皂白。又復逃去，使彼等有所藉口，加吾以叛逆之罪。堅先人之事業，負不忠不孝之名，尚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耶？陳晟復以漢高祖鐵券朱書之事相勸，終不聽。已而望見瀚口（蜆港），大定命轉航向內。然陳晟棄船返駁向

北。時南風頗勁，趁勢可達瓊島。在間不容髮之際，大定竟大義滅親，揮劍斬殺之，轉入瀚口。投廣南藩鎮報到，托其代呈奏章。

朝廷連接兩本矛盾呈詞，召開廷議處決。張之朋黨左袒，主張留廣南監獄以便刑部入嘉定進行調查。肅宗本察其冤，然碍於廷議，姑予照辦。

糾纏凡三逾月，始獲清白奏章，尤以監軍雷恩俟阮久雷東公敢言，愷切確鑿。於是詔諭恩赦即召回京。冬十二月中旬至，而大定已先二日咯血慘死獄中矣！王聞訊極為痛惜，追贈都督同知，謚襄敏。旨諭釋放其被押於嘉定之妻孥。

莫氏携子陳大力即文方，後以功封丑才侯。入係河仙舅氏莫天錫。而煊赫五十餘年之龍門軍從此成為陳跡！阮久雷以耿介剛毅，陞該奇主將。至擢奸張福永則被褫職。昔年讀史，余題詩云：一：三千軍馬駕樓船，耿耿忠貞節烈堅。

墾拓南疆留偉蹟，龍門將士著先鞭。
二：炎黃正朔耀南天，砥柱中流正氣宣。
三百年間人事改，衣冠猶見漢家傳。

河仙莫氏

政五侯莫公政

莫公政名敬政，廣東雷州府海康縣黎郭社人（一六五五—一七三五），生於明永曆十年乙未五月初八日，清順治十二年，黎神宗威德三年，世為望族，詩禮傳家，相貌軒昂，

少年有大志。行年十七（辛亥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黎玄宗景治九年，北越鄭祚，南越阮福瀕分爭之際），以中原淪陷，不甘事虜，易服剃髮，乃毅然率宗族南投溟海，舶茫坎港口。真臘國王匿芻（NEAK SOR）聞之，聘爲客卿，委以管理商賈諸事。居而有寵，聲譽日隆。莫深懼讒言中傷，禍害倏至。遂先機自全，賄寵姬幸臣，使說許出治茫坎。以招徠四方商旅，資益圖利。王悅，署爲屋牙（QC NHA）即華語州官。

莫致力經營海港，築芳城，建街市，開花枝，得鉛礦致富。乃招徠四方商旅，諸國帆檣聯絡而來，中國，馬來亞海外四方來歸者日衆，稠密輻輳。江城河口東湖邊著仙踪，因定名河仙港口，十七世紀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之海上地圖，書爲（KA M KAU），即港口二字之譯音也。

詎好景不常，滄桑多變，匿芻老王被長子匿範所弑逆，稱烏苔王。阮朝太宗命阮揚休聲討，烏苔遁入深山。太宗立匿芻次子匿秋爲嗣王，都龍澳即烏龍山。一六八八年戊辰，匿秋遠聽黃進唆擺，以兵叛，阮朝命阮有臺征伐，匿秋屢戰不利，乞降。兵燹之餘，元氣大傷，而鄰邦暹羅乃乘其隙。根據英國吳迪著陳禮頌譯暹羅史下冊所紀一六八八年那菴王時代之一位強人云：「帕惹陀羅聞乃其時排外黨首領，歷任象隊統領，其於征伐緬甸時業已甚露鋒芒，嗣後征討真臘時復大載譽而歸。……」而營德侯武世營所著河仙鎮莫氏家譜

載：一時暹羅國恃其強富來侵，而方城乃沿海地面，可聚商生財，非用武之地。故敵舟來衝不能當，遂爲所獲。而高棉國王最怯弱，聞警竝帶眷屬而走。暹羅至國據掠其子女玉帛財物而歸。暹羅見太公雄毅英勇，甚愛，故善慰公歸國。太公無可奈何遂從而北至暹，暹羅見公顏貌，大喜悅而留之。後公歸彼幸臣而移僑暹屬地萬歲山海津。一六八八年春三月那菴王患蠱症，委帕碧陀羅閭爲攝政王。七月十一日駕崩，帕碧遂自立。史稱阿瑜陀耶皇朝第二十八世。在此時期帕碧祛除異己，屠殺兩前王弟及宰相華爾康（希臘人）並與駐曼谷之法國守備隊激戰。其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亦發生利害衝突。這一六九〇年六月遭逢嚴重之內亂，遂不常與外人發生爭執。時那空那育（NAKON NAYOK）府以至京師迤東一帶發生叛亂。呵叻（KO-RAT）及那空是貪、嗎叻兩地太守响应。遷延數載，應付不暇，莫公乃乘機得脫。（竊按：莫氏數次與暹方面衝突者越史語焉未詳。希東南亞史研究專家許雲樵、陳荆和、陳禮頌諸先生進而教之）。

一六九一年莫公挈部屬往隆奇港（一名龍奇REAM）其屬有清潭，暮現七尺全身佛像，光芒四射。僧以爲祥瑞，白於莫公，遂依潭築寺祀之。既而流民來歸益衆，自度隆奇地勢狹隘，不堪廣容。因移回方城。商旅仰慕德澤，從之者如歸市。

經過二十餘年慘淡經營，成績蒸蒸之河仙方城，至一七

一四年，乃因時局發生大轉換。前此之數十年間，阮朝對於真臘境開闢著有成就。陳上川、楊彥迪兩將開發邊和、嘉定、美拖，繼由禮成侯阮有鏡；雲長侯阮久震，良富侯阮久富等不斷膨脹經緝，保護高棉王匿淹，還都羅壁故京。其宗族匿新奔阿瑜陀耶京，向泰薩羅王借兵。爭霸戰慘烈發生，越方得重大勝利。面臨重要抉擇，河仙謀士蘇君進言：目前非久休之勢，曷若北附大越，結盤根之地。萬一有故，可倚拯援之助。莫公善之。遂整修船隻，帶屬下，費玉帛表文，諸富春京闕稱臣。時維甲午一七一年，即康熙五十三年，黎裕宗永盛十年，阮朝孝明王二十四年秋八月也。孝明王阮福闢親其相貌魁梧，進退恭慎，嘉其忠誠，勅許爲屬國。名其鎮爲河仙。欽錫印綬，爵總兵，官玖玉侯。臨別，命內主錢，諸國門，特殊榮耀。

按：清高宗勅撰清朝文獻通考最末之四裔考部份，所紀河仙，列爲藩國。

公歸，遵上旨，建築城廓，壯起營廝，置屬佐之職，具幕署之位。招賢禮士，利與人同。民衆財豐，威德遠播。至乙卯一七三年，即雍正十三年，黎純宗四年，阮福澍肅宗孝寧王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莫公年老薨，壽八十一歲。百姓聞之，哀痛如喪考妣，世子天錫襲職。

琮德侯莫天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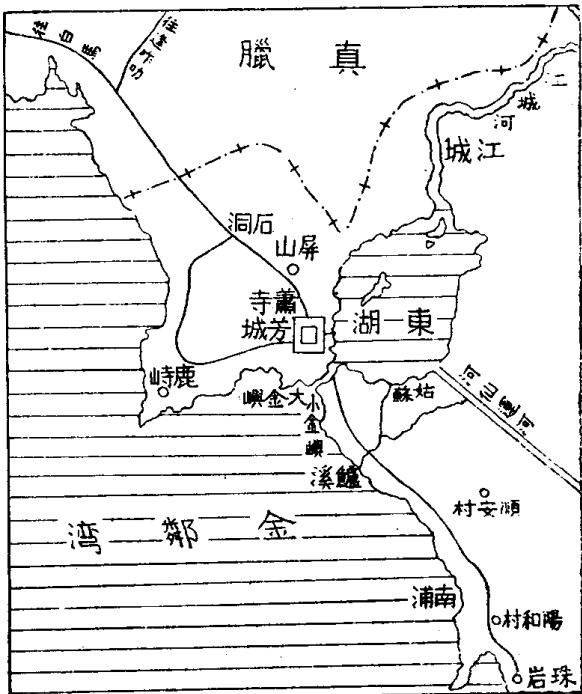
莫公天錫，原爲天賜，名琮，字士麟，號樹德軒（一七

一〇一一七八〇）以庚寅年三月初七晚誕於隨奇寺，應全身之瑞。年甫十八，已文武雙全，代行策劃鎮務。至是奉表告哀，勅詔莫公爲開鎮上柱國大將軍。詔命天錫世襲總兵大都督。丙辰春二月（一七三六）天賜上富春朝覲，寧王授欽差都督琮德侯。頒紅色蟒袍及印綬，等藩王制。並垂詢莫之宗枝源流，世代勳業與誕生奇跡，改名原因。天賜一一奉告。寧王極爲贊許。御批賜莫姓加邑字旁，以示與僭臣莫登庸有別。其名去貝易金，名鄭天錫。特頒七葉金牌藩翰。命由天錫開始，子孫世代中間名之排序訂爲天子公侯伯子男七字。末字排序則以金水木火土五行視旁，一律週而復始。

阮王賜龍牌船三艘，免其船貨稅例，准出洋採辦貢品，又恩賜鑄錢局一爐，發行通用錢幣。其後河仙鎮民康物阜，時和年豐，仰荷德澤，不敢獨專享利。上表請費黎朝貢稅賦，永以三年一次爲例。直至一七四四年甲子春正月元旦武王阮福潤自稱廣南國王，其一統之局，絕北越之貢。製定禮樂，重更法度，依漢明品制色服，國命維新。莫公喜奉上命，整衣冠、興學校、崇尚聖教，朔望祭禮，開招英閣，延納賢士。設文武衙，練軍兵，建公署，起城廓，區劃街市。中國金船），斧勃（貢不），龍奇（白馬），奉貞（雲壤），柴漠（金船），斧勃（貢不），龍奇（白馬），富國島七社，總鎮設在河仙，蔚然文獻之邦矣。

當年河仙鎮共有十景，俱足題詠，北中南華越詩士墨客，暢遊其間，酒會唱酬無虛日。文友中最出色者，越南方面有：嘉定阮居貞、黎伯評、富春阮光前、阮光盛、歸仁黃龍和尚、廣義潘天廣、北越海陽鄭蓮山、陳禎、鄧明本、莫朝旦。華僑方面有：朱仁寶、吳之翰、李長元、單東馭、王日永、方元運、路逢吉、徐叶斐、林維則、徐景獻、林其然、陳惟德、徐登基、湯玉崇、陳緒發、黃奇珍、周景揚、陳禎天、陳瑞鳳、陳自蘭、陳躍淵、陳鳴夏、陳演泗、孫天珍、

河仙十景



古河仙十景 (徐軼羣先生遺寶)

孫天瑞、孫二茂、蘇寅、盧光瑩、王得路、余錫純、汪模來、蔡道法、黎簡斯、李士蓮、陳成碧、方秋白、施等、張佳、陳廷藻、倪元欽、陳智楷、顏鐘黃、鍾永愧、蔡預、梁鷺、劉章、方露、陳耀蓮、莊輝耀、陳春、梁永宣、杜文虎、黎彰旭、譚湘、黃杜、馬文振、吳典、黃元會、伍廷賢、方峯、馮行、謝璋等七十餘人。河仙十景爲：金嶼攔濤、屏山金嶼、蕭寺晨鐘、江城暮鼓、石洞吞雲、珠岩落鶯、東湖印月、南浦澄波、鹿峙村居、鱸溪漁泊。

撫鎮偉績

莫天錫治理河仙政績，一本施行教化。把儒學倫常精神，遍被民間。故華越與真臘土著俱能和平相處，長幼有序，上下敦睦，渾然一家。其樹立數百年來各族相親相愛之密切基礎，殊非偶然也。至若開疆闢土，繁榮經濟，寬裕民間，安內攘外之偉業，更有可紀者如后：

一七一五年乙未，即阮福調孝明王二十四年春正月，真臘王匿淹之弟匿深，匿秋引暹兵爭國，分海陸五道入境，勢甚猖獗。河仙首當其衝，莫政公引眷屬暫避於隴奇。二月陳上川、阮久富兩將軍從嘉定進剿，匿深、匿秋敗走，河仙復安。莫公歸鎮乃繕修土堡斤堠分別防守。一七三九年己未阮福闢世宗孝武帝元年匿金率衆寇邊，莫天錫親自征討，元配阮氏首有餽餐助餉之功。事平，朝廷聞而勅爲夫人，陞莫公爲欽差大都督將軍。此後龍牌船遞年出洋，採品上進。至一

七四六年丁卯世宗九年夏四月貢喬木火色金剛瓊各一，五彩鸚鵡一對，西洋大鷄一對，與西洋布、艾紋席、藤花諸品物。

欽賜從鎮該隊，隊長四人告身四道。並錦緞器皿遺還。秋八月，回程過龍川海面，被海匪德勝，偽稱德武王者截劫。

莫公得報即差其婿奇才侯徐有用率十艘戰船往追，知會嘉定調遣官協助。次年擒獲渠魁，凌遲正法。巴忒海寇悉平。

一七五三年癸酉匿原借還兵逐見匿他，即王位。收撫崑璧（爪哇）並密使與北方鄭主聯絡。阮武王命阮有允、阮居貞以五營軍征討。一七五五年乙亥破其都，匿原奔河仙請莫公轉圜，願獻雷龍、奉敦二府（鴉貢、新安）及妥修貢例。

阮居貞力主其事，武王善之。

一七五七年丁丑匿原卒，子匿尊繼位，但被攝政王族叔匿潤驅逐。匿尊投河仙，求爲莫公義子。事上聞，詔命莫公護送彼回國。今與張福猷會師進行。此時匿潤已被其婿匿譽所害。其明年大局已定，匿尊復辟，感莫公再造之恩，以真森、柴末、靈瓊、芹勃、奉貪五府之地酬謝。莫公奉獻於朝。欽頒准許該五府撥歸河仙鎮轄。更於澀架（架溪即廸石）立堅江道。哥毛（金甌）立龍川道，各置官使。

此際乃河仙鎮鼎盛時期，轄境奄有後江南岸，高棉沿海疆域，面積五萬平方公里。如是者昇平又十載，莫公之子子潢、子淌、子溶俱長大，分授掌管，該奇等武職。詎厄運暮降，殃及池魚。緣當時暹羅阿瑜陀耶王朝第二十三世厄迦陀

王晉號波隆摩羅闍五世，其人好大喜功，於一七五九年與緬甸敵對，苦戰數載，終於一七六七年四月七日京都被淪陷，王朝覆滅。嗣有披耶達信，朝奇即鄭國新，又譯鄭昭，驅緬兵而都吞武里（Ton buri 曼谷）史稱鄭王。

當進緬兩國搏擊數年中，暹羅自顧不暇，絕貢於中國。乾隆使兩廣總督問罪，並派陳千總，李百總奉文書來河仙詢問。莫公遣莫龍、林通爲使，詣兩廣督院據實呈報。兩使獲以鄰國禮節款待。乾隆召上京嘉美，頒賜金珠貢緞，筵宴五日遣還。

興滅繼絕

鄭王掃蕩呵叻之役，俘殺前王子貼巫弼（昭督多）二王子昭翠與三王子昭奢（昭侈腔）及所屬百餘得脫投真臘，輾轉奔河仙，哭訴請予庇護。莫公待以殊禮，表奏朝廷，請授機宜。時定王阮福淳初立，權由攝政左外國傅張福齊。詔命莫公董成其事。又詔嘉定調遣張德魁舉五營兵，協同興滅繼絕，送兩王子還暹。爲此然諾，致召擢滅鎮慘禍。

一七六八年戊子，鄭王索貢例於真臘。匿尊以彼非退世系，拒不授命。繼又聞前王子尚在河仙之訊，因萌征伐之意。鄭王與都將陳聯謀，作斬草除根計。先行文書卑辭厚禮，自稱誼子（鄭王年方三十五歲），請遣昭翠等歸，願立爲君。事成且割地。使者往返數次，莫公平知其詐，佯許之。密使探子探虛實。遂遣婿奇才侯徐有用率戰船百艘，駛望聞（

曼谷）北覽閩外，約鄭王來會好。誰料鄭王所派之潛伏間諜阿摩，預先傳訊，鄭王乃不出閩，嚴陣以待。蹉跎十餘日，無計可施。其夜，颶風大作，毀沒戰船四十餘艘。徐憤激事敗，歸至覆釜山，病卒。

明年春莫公遣甥丑才侯陳大力（陳上川之孫，陳大定之子）督制水步兵三萬進攻澤汶港（尖竹貢港）鄭王遣陳來以三千兵馳援，堅壘不出。陳俟以昭翠名義，號召城民起義。然民衆畏縮無敢內應者。遷延兩月餘，衆軍不服水土，瘴癟突作，日死以百計，而陳侯亦病重。

參謀奉申實情，莫公檄令回師，生還者僅萬餘名，陳侯亦死於途。自經兩役河仙元氣喪失，公奉表自責，朝廷赦之。命嘉定統率張德魁發兵來護，嗣以招待問題，需索無厭，不免怨望，五營牧長負氣引退。

鄭王怒怪匿尊不肯貢禮，命拔耶勇痴（即後來拉瑪副王）護送匿尊回國。大軍由呵叻突破暹粒、北尋奔二城，匿尊戰敗低首求和，貢金銀樹以謝。河仙因鄰國煽動，戒飾邊防，兢兢自保，忽有猛虎竄入城市，遍歷街署。官軍合捕，虎大吼遙去，僉謂凶兆。時白馬山寨主陳太，勾結莫族人莫崇、莫寬，約以六月十三夜舉火內應。事覺莫公擒斬崇寬等。

陳太中伏，敗走香山寺，投真奔處（尖竹貢港）附鄭王。繼有海盜霍然據古骨島，公命德業侯、康成侯勦滅之。

一七七〇年庚寅秋七月，匿益、范藍、榮離麻盧、屋牙

稽等輩糾夥分途掩襲河仙，鏖戰於翠屏山。結果斬殺諸叛東。連戰爭年，鎮兵消耗，民心騷動，迨踏入桑榆晚景矣。

一七七一年辛卯，鄭王既平靖那空是貪嗎叻、沙旺巫里、景邁、六崑、彭世洛諸大城，乘銳氣征伐真臘，水陸並進

，陸路由馬德望入菩薩、羅壁破百囊奔（金邊）。匿尊逃往北方，匿嫩遂爲國君。水路戰船二百艘，以陳太爲嚮導，大軍二萬直薄河仙（暹史稱爲登克曼地海 BANTEAY MEAS 或 PUTTALIMATO 即棉語柴漠）八月十四日暮河仙南方上空現

赤虹兩條，交作十字形，長三十餘丈。十六日北帝樓頭旋風突起，飛沙走石，陰霆四佈，須臾撤下堆成十字形。行者預卜爲十月失城之兆，莫公馳檄嘉定請援。然魁科侯、綿長侯覆文謂：前歲虛報迅警，致勞官軍之暴，徒勞無功。今且整飭將士，待證實進兵壓境乃動。莫公唏嘘長嘆，十月初三日

暹兵三面圍鎮，樹厚板，築碉壘，强行登陸佔據蘇州山，發礮火射入城中。莫公父子登陴力拒。初十晚五虎山火藥庫中彈爆發，城裏震驚。十三晚小江口後閘突破，營寨着火。莫公親營本部兵巷戰。至三更時分，大勢已去，該隊德業侯披扶公登舟衝向江城河直駛朱篤也，陳聯縱兵躡至，該隊沙（爪哇人）力阻身受重傷。幸有金鐘罩術得不死，僭公投新洲道。會龍湖留守該奇敬慎侯宋福治、督師前來接應。暹兵不諳地勢，誤進入窮江中伏，大敗，陳聯棄舟循陸路奔河仙。莫公獲安頓於東口道（沙瀝）。當紛亂中協鎮莫子潢、勝水